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六

涇 胡承珙

王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按

記云猶

同由 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珙案鄭

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爲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困學

紀聞已駁之卽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亾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爲黍離卽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爲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者似爲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

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釋文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
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卽東都王城亦地名也陸
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
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
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
世敬王避于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
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
者亦非也顧氏曰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
康之世乎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

邶鄘衛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范氏詩濟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爲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於言外猗嗟

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詞嘉桓叔其有深切
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者必其事著於王官追
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
其亾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於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
筆削事核其實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子齊有不
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
惟弑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卽詩詩亦史也孟子
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
夫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
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幽雖爲風之終

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深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幽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采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於王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

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虞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瀾水東灋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亾爲詩亾者也然考趙岐注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亾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亾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爲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跡此

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卽迂仲魯齋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述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曷帝來同捷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跡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述熄而詩亾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褒貶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卽諸儒所論詩亾者而折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

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多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亾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無也

黍離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傳當爲魯詩說承琪案說苑奉使篇載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農風黍離此蓋亦以黍離爲公子壽之詩故倉唐於文侯父子之閒借以爲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

傳衛壽竊旌先往是外在外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人又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而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太平御覽又引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亾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劉勰云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周又本毛序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

皆以視黍爲稷釋首二句惟李氏集解以爲不必如此說
承琪謂黍稷皆言彼者正見有黍有稷徧地皆然序所謂
盡爲禾黍是也

序云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
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季氏本謂以事理推之
未必盡然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氏天錫亦謂岐周故地
盡以封秦不應鞠爲禾黍虞東學詩曰此惑於鄭氏秦譜
橫有面都八百里之說以爲秦不應毀廢本朝宗廟宮室
也案史記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我侵奪我岐豐秦
能逐我卽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

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岐故都仍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爲戎殘破平王親同敝帚不復加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稷理亦有之承琪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過故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此事之必然者虞東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稷之盛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

汜勝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隱居黍與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有數種亦不似蘆許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爲得實陳氏稽古編以黍爲今之黍子以黍之不黏者爲稷此誤以稭爲稷非是說見下陸氏稼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

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散而稷穗聚黍有黏有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似明然雷氏仍是以稷爲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人殊皆不若程氏瑤田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

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糜一曰稌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養醅粥之屬不黏者有糜與稌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呼糜之米曰稷米北方稷稌音相近稌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稌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

段氏以說文大字爲

行文案汜勝之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正與許同承琪謂段說是也其稷考曰說文稷齋也

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作黍秫稷之黏者重文作朮案稷
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
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稷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
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稷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
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
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麩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
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栽稷百日不栽稷秦漢以
來諸書竝冒粱爲稷無論稷粱二穀缺一不可卽以管子
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
不齊曾未聞有正月栽粱粟者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

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故司農之官

曰后稷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爲祭穀之總

名也

鄭氏注甸師職盭盛祭稷所用穀也秦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

其黏者黃白二種

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

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不黏者赤白二種

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粱蜀

黍爲秫之縷聲秫爲蜀黍之合聲黍類之大者爲蜀黍猶

葵類之大者名蜀葵又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

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竝

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承琪案黍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尚有木稷之名卽南人謂之蘆稜者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爲定論惟高粱正月下種黍糜五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物大時相類者蓋高粱早種而晚熟黍糜遲種而疾熟程氏云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糜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問之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糜前秀在黍糜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承琪又案二章傳云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三章傳云自黍

離離見稷之實正義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嚴緝以苗穗實惟取協韻此卽呂記所引張氏說以爲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然經文豈有如此湊韻者劉氏安世以爲往來非一見楊用修駁之以爲猶與桃夭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然桃夭傳本云喻女容德非以華實紀時不得援以爲比爾雅翼云農家種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庶人秋乃薦黍是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

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而異此說亦通總之離離言其垂
自秀至實皆可言之湛露其實離離傳云離離垂也是其
明證程氏曰離離者狀黍生下垂之形秀亦離離也穗亦
離離也實亦離離也故黍已離離而稷或猶苗及黍猶離
離而稷或已實時有先後種有早晚大致不差抑非必可
以執一論者姜氏詩序廣義亦有此說然則毛傳歷道所
見之云自因行役既久而作此詩苗與穗皆追溯之詞本
不相妨也

釋文云離說文作稿承琪案今說文無此字王氏詩考亦
引說文作稿黃公紹韻會同未知二家係采釋文之說抑

宋元時說文尚有此字與否玉篇則云稿禾把也蓋取其
稀疏適歷之意故字从离聲毛詩作離離者明堂位叔之
離磬注謂編懸之磬歷歷非一疏以爲磬希疏相離是也
行道靡靡稽古編曰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上聲
玉篇離迷彼反離猶遲遲也今作靡此詩靡靡毛傳訓
遲遲義同當亦音同承琪案靡本不訓遲說文靡披靡爲
披靡者解散之意引申之則爲慢緩故傳不直訓靡靡爲
遲遲而曰猶遲遲也

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此卽用爾雅灌灌搖搖憂無
告也之訓毛蓋以搖爲搖之借耳正義不引爾雅而第引

戰國策心搖搖如懸旌之語豈以搖搖字異故耶玉篇心部引詩憂心忉忉正作忉不作搖也

彼稷之穗傳穗秀也嚴緝云朱氏論語解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承琪案說文采禾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故毛傳說文皆以采爲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卽謂黍穗嚴氏以吐華曰秀與成穗之秀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皆不華而秀吐穗卽秀旣秀卽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卽秀散文通耳非於華之外別有秀也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段氏詩小學云玉篇引詩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噎憂雙聲字憂老子作憂氣也也承琪案此說非是毛傳於首章云搖搖憂無所愬次章云醉於憂也末章云噎憂不能息也三傳皆探下句謂我心憂憂字釋之不應末章忽作噎憂之憂正義噎者咽噎蔽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玉篇以噎謂噎憂是自爲解非引傳文以噎憂爲句也鄭風狡童使我不能息兮傳云憂不能息也此則經文並無噎字而段亦云當作噎憂與黍離同尤非是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呂記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承琪
案范氏詩補傳云行役之人所憂者从亾耳飢渴則致疾
病疾病則致从亾所謂危難卽疾病从亾也卒章祝其苟
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
也此闢發序義甚明范氏在南宋初必其時已有疑序之
言者故爲此說蓋不始於讀詩記矣

朱子詩序辨說以爲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集傳又
以爲大夫行役室家思而賦之其說微異豈欲扭合下篇
君子陽陽與此爲一人所作故俱以爲大夫妻歟然果何

所據而知之至室家之思王氏總聞已引班叔皮北征賦
日旻旻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
人之歎時四句爲證不知李善注文選於上二句引此詩
於下二句引雄雉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是則怨曠者
竝不指此詩不得援以爲證

君子于役王城譜疏云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序皆云
平王是平王詩矣文選北征賦注引詩君子行役如之何
勿思李氏集解嚴氏詩緝兩目錄皆作君子行役或據之
以爲篇目當作君子行役承琪案詩首句箋云君子于往
行役往字明爲于字作訓凡篇目多取詩首句自當仍作

子役譜疏選注及李嚴目錄皆涉序下君子行役之文而誤耳

曷至哉箋云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朱傳云今亦何所至

哉

虞東學詩云此說本李迂仲今案李氏集解並無此說

輔氏廣嚴氏粲皆從其說

遂分不知其期爲時之久曷至哉爲地之遠夫古人行役歸期難卜則有之若聘問遣戍皆有定所何有不知其所至者且通章皆言行役之反無期不應此句獨言不知所至也

羊牛下來自唐石經以下皆作羊牛熊氏經說謂詩不曰牛羊而曰羊牛日之夕矣則畜之小者先歸而大者次之

有大於羊牛者亦當歸矣別本又有次章作牛羊者不過傳寫誤倒而說者遂謂首章敘歸之先後次章順類之大小殊爲穿鑿詩中先羊後牛者此詩及小雅無羊及周頌我將絲衣凡四處惟絲衣傳云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其餘傳箋無說者自以便文不關意義耳埤雅云羊性畏露故早出晚歸此說亦近於鑿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說文人部佻會也引詩曷其有佻蓋佻會疊韻爲訓故栝與檜髻與髻皆同字又佻與括字異而義亦略同說文栝絜也絜有約束之義凡物之總會者曰括故此傳云佻會也而小雅車牽德音來括傳又云括

會也

釋文括本亦作佑

會與至義亦相因下文羊牛下括傳云括

至也而釋文於有佑又引韓詩云佑至也是矣又案括與格聲亦相近易略例語成而後有格釋文云一本格作括尚書格其非心正義以格謂檢括格有至訓故括亦訓至矣

君子陽陽

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案此詩及中谷有推兔爰皆云閔周彼二詩皆有憂詞此獨言樂而亦云閔周者蘇氏詩傳曰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

蓋此詩正中谷有推兔爰之所兆也陳氏稽古編曰序詩者其知本乎

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者因篇首俱以君子爲言耳當時如輔廣已疑其師說許氏名物鈔曰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毛詩明辨錄曰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卽幼習象勺成人之後亦不聞無故自舞若君子行役初歸雖有室家之樂亦何至執簀執翽聲容竝肆承琪案此詩自當與簡兮同意徐氏與喬曰春官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歟磬師鐘師皆中士下

士爲之於論鼓鐘周何以盛執簧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
可以思矣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案房中對廟朝
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下章
由敖箋云從之於燕舞之位者此燕亦燕息之燕非燕享
之燕也虞東學詩據儀禮燕朝服于寢注謂燕於路寢駁
正義小寢之說章氏易又謂執簧執翻樂舞旣備不應作
於房中皆誤

左執翻傳翻燕也翳也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燕字此熠
耀舜也舜熒火也之例技勘記云考文古本翳上有燕字

考正義引爾雅翽翽也又引蘇翽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蘇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承琪案說文羽部翽翽也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翽

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翽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

據此知詩本

作翽說文無翽字翽乃儻之別體人部儻翽也从人壽聲

徐鍇曰儻古與翽字同義蓋儻正字或作翽經典遂通用翽若蘇字六書所無不但作蘇爲俗卽作蘇亦非爾雅釋

言當本作翽翽也翽翽也後人多識翽少識翽又別有作

蘇之俗字寫爾雅者旣以翽易翽復以蘇易翽而他經傳

亦往往有俗人據改者

周禮鄉師執蘇及鄭注引爾雅蘇翽也皆當作翽詳見爾雅古義

陳風值其鷺翻傳云翻騎也正義曰翻騎釋言文可知孔
所見爾雅本作翻騎也不作麤騎也此詩當是左執騎傳
當是騎翻也騎也傳本用爾雅釋詩爾雅二句雖是以翻
釋騎以騎釋翻然騎翻聲義竝同故傳引爾雅中間可省
一翻字若爾雅本作翻麤也麤騎也則詩文竝無麤字何
用并引麤騎也一句乎王風正義仍引爾雅作麤騎也自是後人因誤本改之至騎
既爲翻翻又爲騎一義相承故說文卽約之曰騎騎也若
陳風經文則本作翻不作騎故傳亦止引爾雅翻騎也一
句耳

箋云騎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虞東學詩曰宛邱箋謂騎舞

者所持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燕
與旌引二舞者其說信矣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衆
羽爲之非燕也燕舞自用旌舞當以宛邱箋爲正承琪案
此說非是周禮樂師有旌舞鄭司農云旌舞者麓牛之尾
辟雍以旌是旌舞竝非用於燕樂顧氏特以旌人有祭祀
賓客舞其燕樂之文耳不知祭祀賓客之燕樂正羽舞也
周禮旌人注云旌旌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翳是羽葆
幢自是析羽爲之固非旌人所持以指麾者說文翳翳也
所以舞也望下云樂舞以羽設自翳其首故鄭以執翳爲
羽舞卽宛邱箋亦謂持羽葆幢以指麾非謂旌舞也

右招我由教案小雅嘉賓以敖傳訓爲遊此由敖不應無傳釋文教五刀反游也陸氏詩音義凡傳箋並舉或并引他說者則著毛云鄭云之類其有單舉一義不著某云者多係故訓傳文此敖游也疑卽所引毛傳後來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毛以敖爲游者游謂燕游執爵是舞之事則由敖卽謂用燕游之舞相招筴更不爲敖字作訓而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以毛旣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緝引錢氏曰敖游也因謂游處爲敖猶周禮之囿游也此卽本之釋文但未悟敖游之訓卽毛傳耳

揚之水

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陳氏稽古編以集傳謂周制凡有討伐皆用諸侯之師王師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未知出何典記因歷舉周官大司馬諸職所言偏兩卒伍之名蒐苗獮狩之法及成王踐奄伐東夷穆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序與外傳者又周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卽見於詩不得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其說甚辨承珙案出征究與遣戍有別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傳興也揚激揚也不言興意正義以鄭風揚之水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乎則此篇興意當同鄭箋於此篇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東薪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於下民於鄭風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東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二篇興意略同而於唐風揚之水則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云云取興與王鄭二詩大異承琪案若如鄭風傳義則揚之水二句爲反興而於唐風仍不明所興之意惟以經證經國風言揚之水者三不應異義鄭箋旣云激揚之水湍迅又

云不能流移東薪語意不實

彼其之子黃氏日鈔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
守申是思之言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成
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輯皆從之晦菴傳獨從古
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
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蔣氏悌五經蠡測云集傳以
之子指戍者之室家以國風事類考之彼其之子凡五未
有目其室家者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承琪案
序下鄭箋云思其鄉里之處者首章箋云彼其是子獨處
鄉里此第謂行者思居者而言耳

許氏謙曰彼其之子指
國國中不出戍之人而

言是也。竝不以爲室家孔疏衍之乃云役人所思當思其家。雖託詞於處者其實所思在父母妻子黃氏所謂古注指此然實誤讀鄭箋而強爲之說既云室家無同戍之理而又以爲是思之情天下理外之情尚得爲情之正哉。

不與我戍申傳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云甫諸姜也許諸姜也閻氏伯詩曰詩集傳云甫卽呂也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請證以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于邑于序宛而三十里有呂更證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而又司馬貞云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

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三證水經注清水條宛西呂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所以括地志最可信者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晰至此而朱子不知蓋緣誤本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申既不確呂遂茫然宜哉承琪案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美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然則申呂相距必近可知一統

志中伯國在河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呂城在
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許今河南許州正義云言

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
許以言申其實不戌甫許此說非是申息爲南北門戶甫
許與申爲虜齒戌申必兼戌甫許何氏古義引國語史伯
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
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弑申侯
魯侯許男鄆子立故太子宜咎于申然則平王戌此三國
皆以其助己而德之耳此說於情事似近至集傳以爲申
在信陽軍則梁氏益謂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
內非平王時之申矣又郡國志云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
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故呂國王伯厚曰今以左

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
王氏詩考往往雜引地說鮮所折衷獨此條所見甚確

不流東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
聲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盧氏考證曰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
故以傳爲不協箋義爲長不知古人同字異義無煩改音
也承珙案說文蒲水草也或以作席从艸浦聲是則蒲草
讀從浦聲正與許協周禮職方其澤藪曰弦蒲司農注蒲
或爲浦堯時楚蒲生庖廚論衡作脯或亦作蒲古無四聲
蒲浦本皆可與許協安見必爲蒲柳乃協許韻乎孫毓朋

王難鄭者此字獨從鄭箋強生區別殊屬謬說陸作音義時已不能詳其所以異然卽蒲草與蒲柳異音亦在四聲既分以後未足以訐毛鄭也

中谷有推

中谷有推傳推騅也馮氏名物疏曰案毛傳云推騅大車傳云莢騅考本草諸書充蔚子竝無騅名豈毛以推爲莢乎毛又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據本草充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博士等以爲菴閭本草菴閭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葉如艾蒿高二三尺亦無推名不知古人何以云爾說文推萑也从艸推聲詩曰中谷有推段

氏注云萑當作佳各本皆誤王風傳曰萑離釋草曰萑萑蓋爾雅本作佳與毛傳離字同後人輒加廿頭耳莢亦一名離皆謂其色似夫不也承琪案說文萑亂也从艸萑聲

胡官切

萑艸多兒从艸佳聲

職追切

二字音訓絕殊皆與萑無

涉爾雅之萑萑自當祇作萑以別於萑萑廿頭固後人所加毛傳於大車訓莢離也恐其與萑相亂故又申之云蘆之初生者也毛氏何嘗以萑爲莢乎且爾雅釋言之莢離也說文之莢一曰離及毛傳之萑離莢離其字皆當作佳馬彡鳥彡亦皆轉寫所加耳至正義引陸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嚴緝

據本草益母生海濱池澤以毛傳傷水之說爲非不知蘇頌圖經又言充蔚今園圃及田野極多是不必盡生水濱王氏總聞又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其性不宜水可知且凡隰草固生於下溼若谷中水之所注亦不能生卽如菴闔在子虛賦亦卑溼所生究未必能久溼於谷中之水而不菸也

嘆其乾矣傳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嘆字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不知說文嘆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者莫嘆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鴻水濡而乾也引詩鴻其乾矣是則詩本作鴻不作嘆可知毛傳亦必作

鴻云菸貌者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曰痿也菸鬱者兼
 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溼謂浥爛百草經此皆菸邑而無
 邑觀經於乾脩溼皆以嘆言之則必非乾義可該故傳以
 鴻為菸貌竝非如嘆之但訓燥也然經文承上中谷言之
 故傳又以為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蓋谷中水之所注庶
 草所不能生既傷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或成浥爛皆有
 菸鬱之形次章脩為且乾者又介於槁瘁浥爛之間也風
于尾脩脩傳云脩脩敝也脩
定本作脩訓敝與此義略同箋於末章云騅之傷始則溼
 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有薄厚孔疏衍之云先舉
 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由泥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

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與溼亦皆爲菸鬱之形耳蘇氏詩傳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以爲旱由漸而甚與夫妻之以漸而薄李解嚴緝皆從之然經文嘆其與慨其條其啜其四其字皆連上一字作形容之詞非以其乾其脩其溼二字相連也說文灑不同嘆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灑字从水說其本義此乾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傳於三章云雖遇水則溼者此溼亦非乾溼之溼說文乙部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馭聲土部塤下入也从土鼎聲則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塤水部溼幽溼

也此與潛訓幽溼同幽卽枝爲幽未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溼亦當爲菸鬱之貌方言溼憂也注云溼者鬱謂之溼物幽鬱謂之溼故在人則爲於邑後漢書馮衍傳日噎噎其將暮今獨於邑而煩惑在物則爲菸邑楚辭九辨葉菸邑而無色此其義也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溼凡物皆然尚何待於故訓乎

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

自當在傳寫者誤倒之今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序下

正義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可知孔所見本已誤倒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引詩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同無嗟乎二字

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

寫誤倒

王氏釋詞謂韓外傳兩引詩皆作何嗟及矣而未檢所引孔子語遂以嗟爲句中語助嗟字當在何

字下非今本誤倒此說非是

兔爰

序云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呂記引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

此朱子初說後作集傳仍用此語

戴氏續詩記曰東遷以

來至于桓王伐鄭之時近七十年矣我生之初雖時已亂

離尚未至此今禍患之興稠沓如此不如無生之爲愈也
范氏詩瀆曰後序以此爲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惟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
考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達此百罹則明爲平
王詩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大戎入寇
王外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覲顏庇仇
戊申戊許征役不息非達此百罹達此百凶乎毛詩明辨
錄曰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正
當宣王中興爲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王時遇此君
弑國亾之亂故言達此百罹若東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

於如幽之甚細釋之非痛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信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其人自序生初猶及見西周之盛卽
在宣王中興二三十年又歷幽至平至桓五十餘年則是
八十老人矣豈經幽王之亂反安然不憂至此桓王伐鄭
一用兵而遂爲百憂乎翁氏詩附記曰陳啟源辨朱傳我
生之初天下尚無事之說云序以此爲桓王時其曰王師
傷敗指繻葛之戰事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距
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如朱子之言則此人作詩時應八九
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此言甚辨然以愚度之所謂我
生之初天下尚無事者只是概論中國諸侯之不臣未有

若此時構怨連禍之甚則雖屬東遷之始而尚不至傷敗
若此陸務觀生於北宋末戎馬倥傯之際而其詩曰宣和
七年冬十月尚是中原無事時卽此尚無爲之義矣蔡文
姬十八拍亦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尤足
相證豈亦必其生於東漢盛時邪承琪案諸家皆泥於生
初無爲指時事而言故以序云桓王時者其人不及見西
周之盛而以爲幽王時者又不應列於王風次平王諸詩
之後故虞東學詩云此與上篇俱爲閔周而衍者綴以桓
王失信云云疏謂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割失次耳因
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

得是亦以爲平王時詩其實皆不必然我生之初尚無爲
傳云尚無成人爲也箋申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
所爲是則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並不繫於時代無爲
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次章尚無造傳云造僞也三章
尚無庸傳云庸用也僞卽爲也相臺五經本僞作爲無用亦猶無爲
也蓋因長大之後多歷艱難轉憶少不更事之時爲足樂
耳如此說則不必較量於平桓之世而皆可通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
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
有所躁蹙也案此箋善申傳意聽縱者謂解放之一切經

音義引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
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箋云聽縱與韓詩義
同躁蹙者正義云定本作操此卽公羊傳操之已蹙之義
釋文既音七刀反又云今作躁與箋義合非是正義曰免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
在羅則免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
王心之不均也或謂政有緩急未爲大害何至於欲寐而
不動以从不知政刑乖舛皆由于緩急失中解縱則法制
日墮操切則禁防益厲斯民之視聽無所從手足無所措
百弊叢生未有不至於大亂者非所謂百罹百憂百凶乎
且尚寐無訛者不過欲付世事於不知耳原非如士燮叔

孫媾之所歿故黃氏日鈔曰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叱無覺無聽付理亂于不知耳近世釋以爲欲歿者過也

葛藟

序云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案春秋文七年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杜注孔疏皆引此詩爲證則序說與左傳合無可疑者集傳謂世衰民散有棄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於葛藟取興之意殊不親切翁氏詩附記曰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

爲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宜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

正義云定本作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按勘記曰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亦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謚所改入毛鄭詩承琪案皇甫不過因其次兔爰後而改之別無他據然自秦火之後篇帙散亾傳者失次先後之序固有難以過執者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陳氏稽古編曰箋疏本謂葛藟得河
潤而生長與己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且反其說
以爲葛藟宜生邱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他
詩詠葛藟語以爲葛性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
邱誠爲高阜耳若樛木條枚象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
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爾雅
以爲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滸詩言萋萋莫莫反
足爲葛性好水之一證又此詩亦云縣縣夫物生縣縣不
絕安見其不得地哉承瑛案胡氏此說呂記嚴緝皆取之
然案之文七年左傳所言雖不見在河之意而曰葛藟能

庇其本根則非生不得地之喻明矣

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莫

藤好生河許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許邊也此言藟名燕莫與陸藟云藟名巨瓜似燕莫者微異然云好生河許邊與別錄千歲藟不生大山川谷合則非性不宜水可知

姚氏識名解亦駁胡說云河許河浹河濬乃近水高出之地竝非水中正葛藟之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邱野而不生於水厓吾不信也李集解又引王氏說謂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藟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陸氏埤雅卽用其義此則節外生枝殊可不必

終遺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

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其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後儒解此異於箋疏者有二說焉一說斥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他人爲父呂記所引王氏李氏蘇氏之說是也然指斥過甚恐無是理一說風王以一本之義嚴氏粲郝氏敬張氏彩之說是也此則謂王不顧兄弟卽是不顧父母直自視如他人之父母亦於理不順惟箋疏以父母昆皆指王言蓋九族之戴王本所謂天地父母者乃王已遠棄族親則雖戴王爲父而不異謂他人爲父矣夫謂他人爲父尚安有顧我乎傳訓終爲己正與亦莫我顧亦字相呼應言王已

遠我雖謂爲父而亦如他人之莫我顧矣次章箋云王又

無母恩

此本箋語正義標起止不誤今各本脫去句首箋字遂屬之傳文非是按勘記曰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

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謂有父道者必兼母道也三

章傳云昆兄也段懋堂云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

者自其親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

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辭也此詩

自稱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

稱也此說甚精足明箋以兄弟爲族親之義

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

兄公族亦是謂小功以下爲兄弟也且於每章皆言兄弟而其下文謂父謂

母謂昆各異之處曉然易明陳氏稽古編曰元后作民父

母況九族之親乎名雖父母情則他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爲刺也

采葛

序云采葛懼讒也黃氏日鈔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比聽讒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或謂采苓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承琪案此詩三言不見正懼讒隱微深切之語蓋讒言之入必乘其閒故曹氏引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閒容刀卽孟子一暴十寒之喻雖非爲懼讒亦足見情疎之易閒李氏集解曰小人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閒而讒之如上官桀等

謀譖霍光何光出沐日奏之宏碁石頭欲譖蕭望之候望
之出沐日上之范氏補傳曰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
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頭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
故以一日不見君爲三歲此皆足以申明古序之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呂記云毛氏所謂事
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
特訓釋三物所以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箋失傳意
矣陳氏稽古編曰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
沫鄉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蕪之春日

薇之柔止剛止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不盈
頃筐不盈一掬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
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傳文至簡茲獨詳焉良以興義攸
存不容略爾箋申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
使出末章爲急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承琪案毛傳三所以字蓋言采此三物皆爲有用猶人臣
出使於外本屬奉公而暫違君側則讒說遂行顛倒是非
變亂黑白無所不至所以可懼在此蘇氏詩傳曰朝有讒
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
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

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此說申傳似勝於箋至箋本以采葛等喻使事之小大緩急初非眞爲采葛而出使黃氏震乃云采葛非人臣之事於情事未通眞替說矣

大車

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呂記云此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時而已承琪案此說非是序於變風變雅中凡詩詞之美者多謂之陳古夫詩人旣欲陳古何

不直陳文武成康之盛而必陳其後之不能革心者以爲古歟諸儒特以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二語以爲免而無恥特政刑之效耳不知此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詩人抑揚之詞何可固執范氏補傳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此說得之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傳大車大夫之車毳衣大夫之服天

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楹楹然
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
而決男女之訟嚴緝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
助王祭禘則服之未有服以聽訟者陳氏啟源曰毛謂服
毳冕以聽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爾耳康成好以禮釋詩
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承琪案毛意亦祇以大夫出巡邦
國決獄樊訟故因車服以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
來者爲出封聽訟之大夫如漢遺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
郡國稱爲繡衣使者之比不必泥於毳冕助祭而非聽訟
之服也

毳衣如璊傳璊頰也

頰下當
璊玉字

陳氏稽古編曰說文引詩莢

作絢云帛駝色璊作璊云以毳爲纈故埤雅據此爲說謂
毳衣別是一物非毳冕李彭山馮嗣宗亦謂毳冕之服以
絲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
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
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據說文璊字之訓則璊卽毛
布矣旣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
承琪案說文璊以毳爲纈色如麤故謂之璊麤禾之赤苗
也从毛肅聲詩曰毳衣如璊說文旣以毳纈爲璊則引詩
毳衣自當同大鄭周禮注以毳衣爲屬衣與毛異義其系

毛詩後箋

卷六

三

部云纁帛駢色也从糸剡聲詩曰毳衣如纁此所據亦與毛傳不同疑皆三家詩說蓋謂屬衣之駢色如纁帛之駢色耳但西胡毳布究未必以爲冕服則當以後鄭周禮注爲正耳

穀則異室外則同穴傳生在於室則外內異外則神合同爲一也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正義引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外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承珙案漢書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外則同穴附葬

之禮自周興焉此西京詔書將以太后合葬定陶恭王而引此詩足知詩所陳者必夫婦之正禮此詔與毛義正合箋疏之言皆爲有本若係淫奔者約誓之辭何至用以比太后之葬且天下有生不得爲夫婦而外可合葬以同穴者乎

晏子春秋諫上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欲葬其母於其嬭晏子言之景公許之引詩云穀則異室外則

同穴此亦謂是夫婦之正禮也

邱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嚴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說文有錮無劉然劉劉皆从劉聲故或疑許書脫劉篆或疑錮之卞下本作刀轉寫譌田竊意劉卽錮之別

體鑑又省作畱故畱氏卽劉氏路史以畱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妘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畱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畱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并失其爵邑乎承琪案括地志云劉聚卽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畱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諸書所言皆合春秋劉康公

見成

十一年之後有劉夏襄十五年劉摯卽劉狄卽伯益皆會采於

此雖未知其卽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襄十五年

公羊傳云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若桓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

于畱及遷鄭焉而野畱至蔡仲省畱而爲宋所執此則地與宋近卽水經渠水注所引孟康曰畱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畱者至路史所云彭城之畱則左傳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畱者皆不足以證王風之畱也

傳以子嗟爲大夫字子國爲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承琪案不但毛公必有所據鄭箋從毛竝無異說亦必其時古籍尚存有可徵信者歐陽本義謂其人

毛詩後箋

卷六

三

其事不見於春秋史記以毛爲附會善乎李氏集解曰此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至正義云子國是子嗟之父不應同時見逐又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皆言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畱之子亦謂子嗟耳此疏善達傳箋之意姜氏廣義曰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惡

子嗟并子國去之或王惡子國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位
說者乃云無父子竝斥之理又曰不宜先子後父皆非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臧玉林曰此詩三章章四
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
舊本悉單爲施又以傳箋皆施施重文疑江南本誤然顏
氏所述江北本往往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如有杖之
杜駟駟杜
等則此之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毛鄭皆
重文爲疑則傳箋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如邶谷風有汎有潰傳箋竝云汎汎潰潰十月之交噂沓
沓傳箋云噂沓沓皆是承琪案臧說是也又釋文云

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正義述毛云彼畱氏之子
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此所謂讀將如字也然依此則經
文當作其將來不應作將其來矣竊謂毛讀將如字者猶
岷詩將子無怒之訓將爲願將其來者願其來正序所謂
思也釋文云鄭七良反是謂鄭訓將爲請然次章箋云言
其將來會是鄭意讀如簡兮方將萬舞之將訓當爲且非
訓爲請而讀七良反也

邱中有李箋云邱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陸氏埤雅
曰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李焉且皆邱中植之則畱
子之政脩矣此人之所以思也法言曰男子畱婦人桑之

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
邱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承璞案此說最合詩旨篇中
思人愛樹之意與甘棠略同其人必能勸農桑教樹藝如
循吏傳所稱桑麻滿野麥秀兩岐者蓋賢大夫之有惠愛
者故去而國人思之如此何氏古義乃以陸說爲不識比
興之意過矣

毛詩後箋卷六終